清血追毒丸
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下疳服丸立止痛苦全愈迅速永不再發治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訪單遵服勿悮
成都市經售處總府街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東大街壽春藥房 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南街同人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九日演
同心結

大光明
四月九日演
母性之光

廣東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治三日止濁七天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府街生生藥房發售
春熙路華榮藥房代售

醫鏡成
專治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內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寓

笑笑笑
續太太外史真正妙 買來笑得哈哈笑 足跡笑村淚淖 又滑稽又熱鬧 又香豔又不悄 有宦囊有鄉甚 和尚與老道 會濕專一齊搗 部造嚇了一跳 了叫叫了跳 手妙七七 笑連社貫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五仙 郵票代價

好煙 福煙 好福煙
純記福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咸相稱贊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廖恆昌緊要啟事
啟者鄙人長子士源素性頑強行爲浪漫屢懲不悛突於本月八日竊去錢物潛逃無蹤凡在親朋處借貸及有不法等事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九日（星期一）

# 新新新聞

第叁肆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穩妥便速 聽客自便
家庭小車票 每票四角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十文
城內花會車站 南新街本行 城隍廟邊本行停處車

## 急就章　新打判官

第二幕　「楊劍編」

『丑下二小丑登場』『大丑唱』弟兄們昨日裏奉兄差遣，『小丑』有一樁無頭案實在難探，『大丑』一女屍倒河邊頭首不見『小丑』但不知行凶人潛匿那邊，『大丑』有大街合小巷早已查看『小丑』爲此案把我的脚板跑翻，『大丑』弟兄們出了衙不敢遲慢，『小』那一刻就到十字街前『大』隨着鐵罰繩暗暗訪嘆，『小』不知道何日裏方能辦穿，『大』這一陣爲然何身體疲倦，『小』莫不是瘾發了要到留仙，『大』五芳齋去過中一樣吃點『小丑』然而後漱泉樓去飲龍團『大丑』既如此王老么你走快點『小』李大哥我身旁未代洋錢『大』我前天出差費還勝有點，『小丑』或銅幣或紙票或是銀元（大）代我來將數目同弟查驗，（小）美豐卷有兩版三元（大）我二人過了午同到電影畢好去嘉樂小餐，（大）飯吃飽瘾過足好去辦案，（小）此種事無頭緒令人作難，（大）王老么這一案拿何主見？（小）每日裏盡職責不辭艱難，（大丑唱）若仍然辦不到有何臉面，（小丑唱）辦不到談得來屁不先甘，（大丑唱）弟兄們閑言語休得去嘆，（小丑唱）轉衙去回覆我大哥判官，（未完）

## 世界珍聞

⊙××意人××衣式××流行××⊙

意大利年來亦陷恐慌，然而意大利工業家，服從墨索利尼的指導，振興對外貿易，他們不但愛用國貨，想到巴黎爲世界繁華的中心點，亦爲世界流行的發源地，因此意大利大都市中，米蘭，富羅蓮等他方的衣裝店，極力想出新式衣裝，竟把巴黎的投機家壓倒，所以全世界的大富豪，都聞風而趨意大利了。

⊙××%法人××的××壽命××%⊙

近年法國人的壽命，漸漸延長，當大革命以來，平均壽命，祗有二十八歲九個月，到了一八〇年，延長爲四十歲，九〇〇年爲四十五歲九個月，一九一〇年爲四十八歲大戰時隨沒有正確的統計，然而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的平均年齡，單就巴黎而言，男爲五十二歲二個月，女爲五十六歲，當一九一一年住，巴黎的人，老年在八十歲以上者，不過一萬二九百〇一年，女的二倍，到了一九二六年，男子在八十歲以上的有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一人，女子增加二倍，去年度的統計，死亡之數，每年爲一三，六萬與一九〇九年比較，非常減，

## 詩經試譯

時夏

標有梅

『一』

梅子快要落完。
如今止剩七個。
找到如意郎君。
夏春不可錯過。

『二』

梅子快要落完。
如今止剩三個。
找個如意郎君。
現在不算不錯。

『三』

梅子快要落完。
偏着藍兒拾起。
找個如意郎君。
不妨自己說起。

## 外國女星相家

卡利絲昨在北平用撲克牌算命

北平訊 最近北平市上，發現一種傳單，這傳單不與一般的相似，雪白卡片紙上，印有仿宋鉛字，反面是英文，因爲這位星相家，是一個外國女人，名字是卡利絲，據說他是由上海來平，住在六國飯店，記者拜訪了她一次，她給算命，是用一副新的撲克牌來回擺着，從這牌上，便可知道未來事，她本是德國籍，當一九一四年她在西伯利亞伊爾的庫次克城中居住，曾替當地官廳破了一樁殺人血案，那時有個商人，名叫貝爾，忽然失蹤，遍覓不得，把當地的警察忙壞，這是始終不曾破，因是卡女士使用撲克牌來推測，貝爾是被人暗殺致死的，屍身被人藏在某一個山洞裏，警察當局，便派警察依着她所說的地方去尋找，果然找到了貝爾的屍體，於是，女士的聲名大噪，現在前去問卜的，西人最多，華人到還不多見，禮金很貴，一次五塊錢，大概這也是華人不去的原因，現她說最近要找一所房子，搬去住住，否則，將赴天津一行云，

## 情死（笑）『續』

一日○有某巨商俱有眷屬數人○莅茲隨喜○珠光寶氣○花團簇擁○其三妾尤婀娜多姿○明麗若仙○法明初與識面○大驚幾暈○假復強自鎮定○一再審視○彼姝亦盈盈秋水○如戀無限柔情者○以礙于同行耳目○即又迴避○法明掩袂回室○如癡如醉○顯至此反覺欲哭無淚矣○某商寄處○欲多結佛緣○因與某商宿此○是夜○衆多入夢○商之次妾○與夫妾同衾○於睡眼朦朧之中○似有憑壓己身者○手足所恣○防線盡弛○驟醒特殊感覺○不類己夫所爲○大駭而號○其人已倉皇飛遁○某商亟起問故○聆耗大怒○寺衆亦爲驚醒○相與猜異○惟二妾噤不一語○春山頻蹙○若不自勝者○翌日○法明即告失蹤○旋得其屍于危崖之下○已不知於何時自殺○寺衆聞訊○僉爲嗟悼○某商時猶未行○二妾且爲之殷殷啜泣○悲慘萬狀○始知彼姝固僧之舊時愛侶○有來之變○不料乃適以促成其自殺也○（完）

##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影】（五九）

第十八回　鎗斃二伶沈冤莫白　手殲四命大孽是階

同赴枉死城中去找尋劉漢去咧。蓋朱玉帥本屬不解愛情的武夫。平日寵愛金鳳。不過恣意縱欲。絕無惜玉憐香之念。而今內受三姨嘲笑。外被輿論攻訐。以致查得鑽戒不在金鳳手上。殺心頓起立地出手槍。結果三條性命。橫尸滿地。就喚着衛兵赴庶務處領取三百金。買棺入殮。金鳳的棺木。就近購地掩埋。二女傭的遺棺。傳家屬領去。推說是中流彈送命的。那朱媽的丈夫朱壽。夫婦間愛情甚篤。本來在鄉鎮上開小飯店的。只因世亂年荒。不得已而歇業。夫婦出外雇工。朱壽在天津李律師家當茶房。霍地接得愛妻凶耗。馬上趕到德州。還望撫尸一哭。那知棺蓋早已加釘了。不免情有可疑。且見市面安靖。不像經過兵災。愛妻何從會中流彈。益覺可疑。便向行轅旁的店家探詢。近日此間經過戰事與否。店家答稱沒有。朱壽素性把愛妻的死耗。以直告之。店家訝○然道戰區相隔數百里。天空又未見過飛艇。何來流彈忽前幾天見有官眷入轅。昨天又見有三具棺木。抬入行轅後門。個中必然另有黑幕。人命關天。你應該查個水落石出。方纔對得住死者啊。欲知朱壽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滅人道羣情憤激　繳委札二士辭行

却說朱壽因爲亡妻死得可疑。便向行轅左右的店家探詢。並將死耗詳告。店家也覺可疑。叫他詳細調查。以便爲死者伸冤。朱壽道謝而退。逕赴停柩的善堂中探問。絕無端倪。便向管門人說定。翌日來領柩。然後轉身出來。心想。行轅中的黑幕。外面人斷然不明眞相。只有向行轅中人探聽。或能水落石出。打定主意。便在行轅左右踱步閒觀。好容易守了許久。方見一個火夫模樣的土老兒。從行轅後門走出。先轉入鄰近小酒肆中喝酒。朱壽也即跟入。與他合棹共飲。和他搭談了幾句閒文。聽他也是天津口音。便向他問過姓名住址。然後提及本題。問他可知行轅中的女傭朱媽怎樣死的。那火夫已經薄有酒意。便不知利害。把玉帥手斃三命的慘劇。和盤托出的詳述一遍。

專教駕駛汽車
地點千祥街四十四號
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一元錢即能戒絕洋煙
并且毫無痛苦
有志諸君請到祠堂街公園對門五十三號耀記處一問便知

廣告價目
本報館[illegible]普通[illegible]登[illegible]告[illegible]外，[illegible]在小字五十字起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額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眞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日，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症，莫不着手生春，絹病發藥，食後兩分鐘即愈，有意想不到之妙，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茲君之，令人驚佩也，茲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痾，
魯笑俗啓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兒科牛皮頑癬九子爛瘡大小瘡症[illegible]梅病[illegible]街三[illegible]大雙山

生兒有望了
新到天津最有效驗的妙品名對月丹專治婦女經停乾病及月事遲期服了此丹能調經化血調經種子百病消除但此丹孕婦忌服否則必胎因內有探胎散
每瓶大洋壹元
[illegible]經售處
南門同人藥房
總府街生生藥房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 第三十七回　奪造化白夷造火器　挽天數蕭方盜參仙

李義依言，傾刻傳齊五百軍士，都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所有大安男女英雄，以及頭目大小職員，俱恭立白虎堂下，見日昇和尚，用香花燈燭，供起那面寶鏡，行禮參拜已畢，口中念動眞言，在鏡面吹了一口罡氣，便教衆人凝神細看，不得指點喧嘩，衆人依言，都靜心歇氣，看那銅鏡，只三寸大小，空空無物，注目良久，正看得眼花瞭亂，但見那鏡面，漸漸次推開，猶如車輪一般，只見鏡內，黑雲湧起，滿鏡黑暗，黑雲影裏，忽然電光飛舞，閃閃不定，隔了一陣，電光漸歇，黑雲也慢慢的散開了，鏡子裏面，現出一座高山，異常清秀，衆人見狀，暗自驚異，都不敢則聲，只見那高山上，走出一個孩子，不過三四歲大小，赤條條一絲不掛，在山上跳來跳去，行動如飛，忽然閃山凹裏面，蹲着一隻金錢豹子，十分猙獰凶猛，山脚下又有一個男子，坐在牛背上吹笛，兩個童子，跟隨在後，衆人甚是驚異，忽見那山漸漸改變模樣，鏡中前有人物，一概不見了，却從山上，湧出一座寶塔，高有七層，金碧莊嚴，只是沒有塔頂，塔下又有一間茅菴，蒲團上坐一老僧，山脚下無數兵馬營房，旌旗飛舞，再看時，塔頂忽全，那老僧面前，又添一個青年女子，頂禮膜拜，行動舉止，彷彿墨香花，衆人正驚訝間，忽又見天上，跌下一團火來，直落塔前，霎時間滿鏡火光，像一輪太陽一般，奪目耀眼，衆人都不敢正視，不多時，火光斂歇，依然三寸大小，一面銅鏡，空空無物，陳日昇將寶鏡收好，問衆人時，所見略同，大家都揣擬不出，只見墨老夫人說道，莫不是那裏的寺院，建修寶塔，不曾完工，說着向墨玉林道，你可派人赴各處訪問，可有寶塔，不曾安頂，想必是菩薩，要女兒去圓滿功德也，墨玉林道，你休亂說，據我看那初次所見之山，很似八卦山，那騎牛吹笛的人，確是王逃眞，他的醫理最好，有龍頭之稱，話未說完，李厚照韓琴兩人，一齊跌脚道，我正忘記了，他在金華府鄉下，離此不過五百餘里，當初倒不請他前來診治，墨老夫人聞言，便欲派人去請，李厚照道，此時請來，亦無非挽救了，我曾聽王逃眞說過，金華府八卦山，鍾靈毓秀，內多仙藥，可以續命延年，那小孩子同金錢豹，想必是萬年的精靈，神明顯示應兆，想令愛必然有救，但此去精華，往返約須十日，看令愛病勢，決難再延十日，事關係緊急，小弟願星夜趕程前去，與王逃眞商量，或請得同來更妙，墨玉林道，小女全仗仁兄診視，如何離得，我想不如請韓琴賢弟前去，韓琴道，既是如此，事不宜遲，小弟帶些盤費乾糧，即刻動身，墨玉林道，此去金華，若走正路，恐誤日期，若走捷徑，文山僻野，虎狼甚多，韓琴道，我請同蕭老師同路，並代二十名精兵，想來無事了，蕭方聞言，極口贊成，當時商議停妥，墨玉林李厚照，聯名寫了一封書信，交韓琴收好，大家準備妥當，韓琴辭了衆人，一齊直向金華進發，

## 瞽者重觀光明

英眼科之神醫　（倫敦訊）英人華生，兩歲時患疹，致兩目失明，現年二十九歲，以爲終身不復觀光矣，現遇眼科專家瀛姆士博士，認爲可治，乃施手術，至爲巧妙，取其他二瞽者之眼角膜，而換入之，至是華生兩眼不見天日已二十七年者，居然又觀光明，此種可驚人成績，引起頗大注意，許多著名外科醫士如愛爾德等皆入醫院視察。

## 金石情（笑）

女子溫善治○貌美○卒業於某校○有同學劉約王立二人○厚於女，愛之彌篤○劉約狀貌嬌怯○性若女子○粉面朱唇○翩翩少年也○王立則體魄強健○有燕趙氣○二人皆用其情于善治，而善治則屬於劉約○於是劉王遂爲情敵矣○劉約賦性柔弱○故畏王如虎○而王立既勇且富○勢豪氣傲○屢窘劉約○女知之○乃益與王遠○王遂終不得女歡○恨劉約益甚○時存殺劉意矣○

一日○王身懷利刀○欲覓劉○劉聞懼甚○閉門不敢出○王每日使人伺於門○劉出則從之○以爲彼不敢出○則善治我有矣○於是數過女廬○而善治聞之○益報以白眼○一見善治不敢○乃忿然對曰○余之待卿○不可謂不厚○余之情○亦不可謂不誠○顧卿之待余○殊覺落落難堪○卿何薄此而厚彼○余實不解者也○卿蓋與我○善治聆言○俯首拈衣○若不勝羞○良久○遂囁嚅言曰○君言儂殊不解○且君目光灼灼○更令儂生怖○君此後若不來○儂心安矣○即君今後再入余廬○儂亦無暇見君○言盡於此○君其諒儂○王聆言恐甚○若有刀刺其心者○兩手握拳○自嚙其唇○目炯炯注視善治不稍瞬○女似不覺○回首他顧○繼而復就舉弄之○玉忽然起○不告而退○越數日○女鄰家失火○殃及女廬○劉約聆耗立至○欲縱身入○爲衆所阻○移時○王亦至○覩善治全家○均困於火○號救之聲震耳○王乃奮不顧身○冒火而入○將女救出○轉身再援其家人○而斯時火已燎原矣○大[illegible]完

歷史長篇

# 玉芙蓉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

嘯天編著　笑俗校正　（四六）

侠義小說

## 第四回　徐相國借獵出京都　宋幼主遇美到袁莊

扶着太子道，千歲仔細點，恐防跌着，有傷玉體，一面說着，突然見嚇得跌下馬來，郭嘉催馬上前，一面向兩傍一看，但見左邊一個茂林，傍有一條小道，當時趕忙說道，千歲快同奴婢向大道走嗎，恐後面是馬賊派來之人，若還被拿，反轉不好，太子正在埋頭喪氣，心膽俱裂之際，聽得郭嘉這樣說言，傍有小道可走，不由心中暗喜，事到如今，也管不得此路通與不通，即把馬一拍，一直向小道走去，郭嘉跟在後面，走了四五里路遠，後面却無聲響，太子同郭嘉，才把心路放下去，放馬前行，郭嘉一面走着，一面計劃，只得對太子說，千歲呀，現在是逃險期中，不能照往常稱呼，並且多惹人注意，在未動身之前，徐相國也曾說過，看千歲如何，厚照一聽，悽然答道，現在要顧性命，那裏管得名稱，本千歲年幼無知，你看用何種稱呼好，就用何種稱呼吧，郭嘉聞言尋思良久道，依奴婢想來，千歲改呼爲小主人，奴家就扮作老奴婢自稱，但稱呼如是，名姓亦要改換，千歲可改李澤民，奴婢改作李玉能了，太子點頭稱是，此太子同郭嘉，改成主僕稱呼，越過地方，皆張有捉拿太子厚照，叛臣郭嘉的榜文，太子郭嘉，非常注意，一路之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直向山東走去，不幾日行至大名府地界，此地離山東不遠，全是山路，週圍茂林，來往行人稀少，郭嘉在馬上笑道，少主人你我離京道也逍遙，脫此危險，不知我們的恩人，性命還保全否，說到此處，太子眼圈兒一紅，一腔熱淚，流出來，郭嘉也暗自傷心，忙向太子說道，少主人不必憂心，常言吉人天佑，想來決不得受奸黨之害，正說間，一陣鑾鈴震耳，還有許多人聲嘈雜，郭嘉知有他變，忙向太子道，時間不早，少主人走快點吧，太子聞言，已知其意，急催坐馬，看向前去，行不上一兩里路，山腰轉拐，突出夥一人來，爲首的大呼一聲，衆人皆住，太子同郭嘉忙勒轡帶，抬頭一望，見得前面一匹白馬，上面坐了一位後生，週身武士打扮，身傍有四名教習，皆着青色打衣，人人面帶凶惡之像，俱帶有軍刃，騎有馬匹，除外有數名莊丁，各執刀槍，還帶有鷹犬，似乎打獵一般裝飾，只見左邊馬上那位教習，濃眉大眼，面帶一部鋼鬚，手執鬼頭大刀，兩臉怒容，拍馬趕來，注目把太子同郭嘉一望，汝二人是誰，由那裏而來，快快實說，此時太子已經嚇昏了，那裏還說得出話來，郭嘉把手一拱，滿帶笑容道，壯士不知，俺們主僕二人，是向山東尋親的，